

流淌在山水间的新诗意

□雷熹平

当华夏文明的长河奔涌至当代，山水诗这颗曾在传统诗词星空中璀璨的星辰，也随时代的劲风，绽放出了新的光泽。我称之为“新山水诗”，这“新”字里，藏着的是与时代同频的呼吸，是对山水与人类关系的深层叩问。

若说传统山水诗是诗人与自然的私语，新山水诗则更像一曲关乎生态文明的合唱。这主旨的转向，则是时代的必然。当工业的齿轮转动得愈发急促，当生活的画卷铺展得愈发斑斓，我们脚下的土地、眼前的流水、仰望的天空、呼吸的气体，也悄然承载了更多的重量。可持续发展的命题愈发清晰，于是，人们对生态的珍视、对环境的守护，便成了心底最真挚的共鸣。新山水诗便在这样的共鸣中生长，它不再仅仅是山水之美的单纯咏叹，更融入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期盼，对生态治理点滴成果的礼赞。它是生态文明的诗意回声，

又以文字的力量，反哺着这片我们深爱的立足之地，成为推动生态进步的温柔而坚定的力量。

这“新”，更渗透在诗的血肉里，化作景、情、理的重叠色彩。

笔下的景，早已超越了原始山水的朴素勾勒。你能读到经人呵护后更焕生机的峰林，看到被智慧改造后造福一方的水利；能瞥见山水间融入的人文印记——古桥新韵、民宿炊烟……也能感受到科技与自然交织的奇妙——或许是虚拟景观里的山水意境、或许是监测设备旁的草木安然……这景，是动态的，是生长的，是人与自然不断地共同书写的画卷。

涌动的情，也从个人的小情怀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。固然有诗人面对山水时的个体感悟，但更多的，是对环保共同体的深情呼唤。字里行间，有对修复举措的欣慰，有对生态建设者的敬意。那情感，不再是孤芳自赏的幽思，而是能引起广泛共鸣的集体心声，如交响乐般浑厚，如清泉般澄澈，激励着每一个人向美而行。

蕴含的理，更是多了几分辩证的哲思。在新山水诗里，你能读到对“敬畏自然”与“合理利用”的平衡思考，能体会到“短期效益”与“长远发展”的博弈智慧，能感悟到“山水之美”与“人文之韵”的共生之道。这些思考，不再是空泛的道理，而是融入具体意象中的闪光，让诗意

在思想的土壤里扎根更深，也让读者在品味诗美的同时，多了几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沉吟。

至于形式，新山水诗也如流水般灵动不拘。它追求语言的简洁，也包容韵律的多样；它保有诗歌的雅致，亦不失表达的通俗，愿与更多的人相遇相知；它鼓励思想的自由驰骋，却也自有内在的节奏与秩序。传统的修辞技巧与现代的表达手法在这里交融，共同编织出既具当代气息，又坚守住诗性本质的篇章。格律诗的严谨、自由诗的洒脱、民歌的质朴，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，最终熔铸为独属于这个时代的诗体的新气质、新样貌。

如此说来，新山水诗，便是这样一种存在：以山水为根，以生态文明为魂，以创新的内容和形式为载体，唱出属于新时代的山水恋歌。它流淌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处，映照着我们对于美好生态的向往和奋进，咏赏着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灿烂成果和永恒的追求。

从乡村银幕到笔底山河

□邓丽琼

20世纪80年代，我家附近有电影院，黄泥夯墙，黛瓦覆顶，原是生产队的仓库。墙面悬着一块素白的幕布，地上摆着几排用粗木条钉成的长凳。每周的一两场电影，对于年少的我来说，是雷打不动的神圣奔赴。

在那些没有电视、连环画也稀缺的乡村长夜里，电影是我童年里的一束温暖光影。我看不出影片的深意，但那些鲜活的画面、陌生的故事，已足够让我痴迷。看《喜盈门》时，“交杯酒”变“抢杯酒”的情节，让我在散场后的几天里，仍会忍不住笑出声来。而《闪闪的红星》，土楼被胡汉三点燃，烈火中潘冬子的母亲壮烈牺牲。这一幕深深震撼着我。影片结尾，潘冬子着红军装，走在凯旋的红军队伍最前面，道路两旁漫山遍野盛开着映山红，映红了红军的脸，也映红了昏暗的影院。

年岁渐长，看的电影多了，才渐渐读懂那流动的光影里藏着的温度。《城南旧事》里，英子清澈眼眸中看尽的离合，伴着“长亭外，古道边”的歌声，将成长的哀愁无声浸入心底；《红衣少女》中，安然对一件红衬衫的坚持，那份青

春的困惑与倔强，让我照见了自己；《人生》里高加林的挣扎与命运，引发的思考远不止于爱情……它们如涓涓细流，润物无声，滋养着我懵懂的心田。

有一部电影，在我记忆里萦绕了许多年：“满山那个红叶啊似彩霞，彩霞年年映三峡”的歌声与三峡红叶景观融成一片。杨明与杨英兄妹并无血缘。杨英幼年遇难，被杨父救下抚养，三人相依为命。杨父病逝后，为了供妹妹继续读书，杨明将大学录取通知书抛入长江，接替父亲成为一名航道信号员，后来在抢修航标灯时殉职江中，让已爱上哥哥的杨英陷入悲苦。这部电影击中了我心底最柔软的角色。可我不记得那电影的名字。多年后，凭着那句歌词，我在网络里找到电影——《等到满山红叶时》。当熟悉的画面与歌声响起，我仿佛瞬间穿越，回到了那个黄泥墙的电影院，变回那个坐在粗木凳上、屏息仰头的小女孩。

此时的我看到了情感如何寄托于朴素的意象：一片红叶，一个约定，一次信号的明灭；也看到了个人命运与时代奉献、山河壮美浑然一体地交织在一起。那份含蓄而厚重的表达，超越了个体的悲欢离合。这何尝不是最深刻的文学启蒙？

近日，我重温了老电影《泪洒姑苏》。儿时只觉人物命运悲惨，如今再看，却会为男主人的性格骤变沉吟良久。果然应了那句“初听不识曲中意，再听已是曲中人”。如今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，题材却同质化严重，一些微短剧和网络电影的套路泛滥，既缺乏创新与深度，也少了几分烟火气，更难听到那般为剧情量身打磨的主题歌或插曲。今日影视作品稀缺的，正是那种将个人命运与山河意象浑然交织的匠心。我曾暗自喟叹：难道动人的光影，真的只属于过去吗？

近年来，我从事文学创作。我将自己对文字的敏感，对人性的探求，归功于那段痴迷光影的岁月。电影首先教会我“凝视”：凝视一张嘴巴里藏着的欲说还休，一个背影后裹着的千般秘密，一个姿态中蕴着的万种暗力……这训练了我捕捉细节、体察幽微的能力，而这，正是文学创作得以立足的基石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构建了我对“故事”的审美内核——相信真诚与朴素的力量，尊重命运的复杂与重量。

那些从昏暗影院里悄然滋长出的审美与信念，远比今日许多华丽却速朽的叙事，更能滋养出一方有血有肉、温热鲜活的文学天地。那满山的红叶，从未凋谢，它已化作我心中永恒的光彩，照亮了从光影到文字的路。

峰林藏古村
山歌韵悠长

□诸葛保满

“你歌哪有我歌多，我有十万八千箩；只因那年涨大水，山歌塞断九条河。”这是电影《刘三姐》中刘三姐与众秀才对歌时的一首经典山歌，被广为传唱。在我的家乡，乡亲们以山歌为媒，将秀美山水与浓郁人文远播四方，用“歌声飞过九条河”来形容，再恰当不过。

我的家乡屏屏，隶属阳朔县葡萄镇周寨村委，深藏于葡萄峰林腹地。这里是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诸葛亮后裔聚居地，翠屏连周寨、景隆、大林里、龙头山、观音山、九竹山七个村落，七星拱月、相依相连，聚居着两千五百多名诸葛亮后人。千古名篇《诫子书》承载的优良家风在此代代赓续，与本土民俗相融共生，沉淀出独树一帜的乡土风情。

自记事起，山歌便浸透乡亲们的烟火日常。朝暮晨昏、婚丧嫁娶、节庆盛会，就连邻里间调解琐事、和睦相处，悠扬山歌时时飘荡山间。山歌不只是乡土娱乐，更是当地人抒发情感、凝聚乡情、传承文脉的精神纽带。

2012年，是翠屏文旅发展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年。在镇党委、政府统筹引导下，村民整合本土民俗资源，创办诸葛亮文化旅游节，邀约北京、山东、陕西、浙江、四川等地的五百余名诸葛亮文化专家学者齐聚古村，系列民俗盛会精彩纷呈。村中摆起盛大长桌宴，五百宾客同席欢聚，烟火融融。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，敬酒歌悠然而起：“喂—浓—耶……翠屏敬酒要唱歌一咧……”婉转曲调、质朴歌词，瞬间打动八方来客。众人放下碗筷，听歌赏景、饮酒品食、以歌相和，沉浸式感受浓郁的乡土风情与古村韵味。

自此，藏于峰林深处的翠屏古村，借着山歌韵味与诸葛文脉，一步步走入大众视野。

名气渐长，初心不改。2016年，村民众筹聚力发展乡村旅游，融合诸葛历史文脉与阳朔峰林风光，打造集古村寻访、贤相怀古、民俗体验、山水览胜于一体的乡村文旅目的地，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。登临山顶观景台，葡萄峰林全景尽收眼底：层叠峰丛错落起伏，溪流蜿蜒阡陌，田畴村舍点缀其间，铺展成一幅诗画盎然的田园画卷。游人驻足取景，定格山水灵秀，留存峰林诗意。

为更好展示翠屏风光、传递乡土魅力，当地每逢“三月三”，常态化举办“山歌唱响醉美峰林”主题活动。“世人都爱看三国，因为精彩在诸葛；一代名相诸葛亮，有支后裔在阳朔。”“文旅佳节阳朔开，诸葛村寨迎客来；摆起长桌美食宴，唱歌敬客把酒筛。”“翠屏是个好地方，好山好水好风光；生态资源保护好，文旅兴业谱华章。”……节日里，村村寨寨歌声回荡，男女老少盛装齐聚，以山歌礼赞山水、歌唱生活、喜迎宾客。清亮山歌越岭、跨溪河，载着乡土热忱与美好期许，向远方缓缓流淌。

如今的屏屏，山歌为伴，古今相融，步履从容向阳发展。古老家风文脉代代传承，乡文旅紧跟时代步伐，山水之美、人文之厚、民风之纯，打动着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人。

相信这飞越山河的悠扬山歌，会一直传唱不息，诉说古村变迁，续写翠屏故事，见证乡村振兴的美好明天。

青春是本仓促的书

□付子春

席慕容有一首诗是写青春的。“含着泪，我一读再读，却不得不承认，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。”年轻时觉得文字很美。人到中年才翻出压在箱底的旧课本、同学录，真正读懂了那句话。

上个星期回老家的时候，母亲从柜子里找到了我初中时的一箱旧物。几本教科书、一摞作业本、一本同学录。语文课本的扉页上有圆珠笔画的一个穿古装的小人，旁边写着“天下第一”。那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画的。看到那个歪歪扭扭的小人，好像又看到了当年的自己，瘦小黝黑，却觉得自己可以干出一番大事业来。嘴角不由自主地上扬，笑着笑着眼眶就湿润了。

同学录的留言栏里，同学们写的字迹很稚嫩，有写“勿忘我”的，有写“友谊地久天长”的，还有写“将来你发了财别忘了哥们”的。每一笔都认真书写。最后一页是自己写的，“青春无悔”四个字下面画着一个大大的感叹号。真的没有后悔吗？那时候才十五岁，知道悔是什么吗？

南宋刘过的《唐多令·芦叶满汀洲》（亦名《南楼令》）有云：“欲买桂花同载酒，终不似，少年游。”桂花依旧香，酒依然醇厚，但是曾经一起玩的心情却再也找不回来了。此刻我蹲在旧物箱前，看着那些发黄的纸张，也有着同样的感受。书还是原来的书，字也是一样的字，但写这些字的人已经站在了时光的那一头，再也够不着了。

从旧物堆中翻出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，扉页上盖着学校图书馆的印章。翻开李商隐的《锦瑟》，旁边的红笔画了一道线：“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”红笔的痕迹已经淡了，但是那个认真画线的下午却从记忆里浮了出来——阳光斜照进教室，落在书页上，教室很安静，只有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。那时的惘然是真的惘然；现在的追忆也是真的追忆。

父亲从门口探进头来，看到我蹲在地上，说：“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就扔了吧。”我没有回答，只是把箱子重新合上后抱到了自己的房间里。父亲不理解，在别人眼里那是破烂，在我眼里那是整段青春。青春为什么仓促呢？因为它在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的存在。以为时间是无限的，认为分别离得很远，以为身边的人会一直陪伴着我们。等某天回头一看，书页已翻到末尾，故事也讲完了，而我们还握着书，舍不得合上。

唐代诗人韦应物的《淮上喜会梁州故人》中写道：“浮云一别后，流水十年间。”欢笑依旧，只是两鬓斑白了。离别之后各自漂泊，如浮云，如流水，转眼就过了十年。相聚之时欢笑如旧，唯鬓发已萧疏斑白。青春这本书，并非我们读得快，而是书本身就薄。薄到我们来不及细细品味，便已翻至封底。

但我渐渐觉得，仓促并不等于遗憾。正因为仓促，所以闪光的瞬间才更显珍贵。运动会上的接力棒、高考前夜的一颗星星、毕业时落在肩上的梧桐叶——这些短暂的瞬间反而被记住了。一本太仓促的书，也正因它仓促，才会让人一遍又一遍地读下去。每次重读都有新的发现和感受。青春已经过去了，留下的是书。书还在，我们就没有真正失散。书页会泛黄，但字迹里的青春永远鲜活。